2026年7月　第105卷 第3期
July 2026　Volume 105 Number 3

DOI: 10.65961/crcl-2026-0044

河南信陽話附加問句的語意類型、語調模式與互動層級

胡劼旻、樂　耀 *

廈門大學

提要

本文描寫了河南信陽話的附加問句，著重探討了其語調模式，並劃分了其互動層級。附加問句的語意類型可分為判斷式和表態式。根據是否具備主觀性，尾句可分為中性問和主觀問。語調模式黏附於句末嘆詞或語氣詞，會疊加現有音系與聲調融合，其本調均為低調，主觀問兼具強化交互性的高調。尾句是獨立的句子單位，有語法化為助詞的趨向，嘆詞尾句正處於附綴化為句末語氣詞的階段。基於互動脊柱假說，可劃分信陽話附加問句的互動層級：錨定句屬於命題層，尾句處於從背景層向回應層過渡的狀態，尾句的語調模式則屬於回應層。

關鍵詞

河南信陽話，附加問句，語調模式，附綴化，互動脊柱假說

* 樂耀為本文通訊作者。
© 2026 胡劼旻、樂耀。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1. 引言

1.1. 附加問句的界定

附加問句（tag question）是錨定句（anchor）附帶一個疑問尾句（tag）的複合形式，常出現於互動性強的口語對話（Kimps 2018）。[1]

現代漢語中，疑問尾句的基本格式一般分為三類：一是由“是、對”等判斷詞或“好、行”等表態詞構成的“V-Neg-V”“(Neg-)V-Particle”格式，如“是不是”“好嗎”；二是由疑問代詞單獨構成的附加問句，如“怎麼樣”；三是以嘆詞傳達疑問意義，如“啊”“嗯”等（邵敬敏 1990: 86；高華、張惟 2009: 46）。

隨著漢語方言描寫的深入，嘆詞表疑功能得到了較多關注：高華、張惟（2009）將上海話的□ [·ɦɔ]、廣州話的□ [·ho] 等單列為疑問尾句的一類；周士宏（2020）將東北話的“嚎”定義為獨詞附加問句（one-word tag question）；蔣協眾、蔣遐（2024）描寫了邵陽湘語的五類嘆詞疑問句；黃笑赧（2024）描寫的柳州話附加問句表疑部分的嘆詞“[o^{24}]”，以及陳舒婷、林華勇（2025）描寫的三水粵語附加問句末的“呀 [ia^{31}]”和“嗄 [ha$^{23/25}$]”，都明確了嘆詞可作為附加問句中的“表疑成分”。

本文考察的是河南信陽話[2]的附加問句系統，將重點考察嘆詞類尾句。

1.2. 信陽話的附加問句

現有研究對附加問句的形式分類多從尾句入手，如高華、張惟（2009）、閆亞平（2015）等。由於不同尾句所對應的錨定句類型易出現交叉，且不同作者對錨定句的分類存在差別，少有研究以錨定句入手進行分類。

---

1 現代漢語研究中，對附加問句是否包含錨定句存在爭議：邵敬敏（1995）將錨定句記作 S（sentence），僅將疑問尾句界定為“附加問”；張伯江（1997）、閆亞平（2015）等則將錨定句也視作附加問句的一部分。當前，多數研究採用後一觀點，如黃笑赧（2024）、陳舒婷、林華勇（2025）等。本文亦採用後者。

2 信陽地處河南省東南部，全境方言屬中原官話信蚌片（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等編 2012: B1-5），由江淮方言演變而來，內部差異較大，過渡性明顯（葉祖貴 2023；胡劼旻 2025）。信陽南部口音偏“蠻”，如光山、新縣等地接近黃孝方言，卡房等地甚至存在入聲（葉祖貴 2010）；北部口音偏“傍”，淮濱、息縣等地與漯項片共享部分語音特徵（葉祖貴 2016）。本文的“信陽話”指信陽市淮河區老城街道的方言，為本文第一作者母語，該方言點位於信陽老城核心區域，是中原官話信蚌片的代表點之一。
老派方言母方言者的表達更為地道，本文選用的信陽話對話語料主要來自三位不會通語的老派信陽話母語者，他們均來自信陽市東關北塘坡，分別是：蔡德朗，男，1947 年生，中專文化；徐玉華，女，1948 年生，中專文化；郭秀芬，女，1946 年生，初中文化。由於論述完整性需要，部分語料也來自第一作者的日常對話記錄與自省，文中例句均向老派發音人求證無誤。

本文對附加問句的描寫兼顧尾句和錨定句。以尾句類型為例：根據尾句音節形式，先將信陽話的尾句系統分為多音節的一般尾句和單音節的嘆詞尾句；再根據尾句所對應錨定句的語意類型基式，再將其分為“判斷式”和“表態式”兩種語意類型。[3]

由此，信陽話附加問句的尾句類型可以總結如表 1。

表 1 信陽話附加問句的尾句類型 [4]

類型基式	一般尾句	嘆詞尾句
判斷式	是啵 $^{21/55}$、對啵 ^{21}	嚯 $^{21/55}$
表態式	好啵 $^{21/55}$、中啵 ^{21}	哈 $^{21/55}$

下文第 2、3 部分將分別介紹判斷式附加問句和表態式附加問句。第 4 部分將介紹尾句的附綴化及其語法化方向。第 5 部分將對信陽話附加問句的語意類型、語調模式進行探討，並進行互動層級的劃分。第 6 部分是本研究的結語。

2. 判斷式附加問句

判斷式尾句及與之對應的以陳述命題為基式的錨定句共同構成了判斷式附加問句。這類附加問句用於對信息進行確認性詢問，通常言者的信息狀態是已知的，對聽者有肯定回應的預期。

---

[3] 本文採用的“判斷式”與“表態式”術語借鑒自閆亞平（2015），她將現代漢語附加問句“表疑部分”的詞分為三類：一類為判斷詞“是、對”；一類為表態詞“好、行、成、怎樣”；一類為嘆詞“啊、嗯”。匿名審稿專家指出，“X 啵”中的動詞可能才是決定尾句功能的主要因素，我們認同這一觀點，判斷詞、表態詞本身形式並非分類基點，其與錨定句語意類型密切相關，它們直接決定著不同的錨定句基式，即判斷式錨定句和表態式錨定句。
尾句形式能反映錨定句的語意類型基式。受語境影響，尾句可錨定更多類型的錨定句，但基式始終由尾句核心動詞決定。如後文中，表態式尾句也可以錨定語用否定類命題，但這類尾句的核心動詞“好”只錨定一般祈使命題作為基式，這種基式是尾句能錨定語用否定類命題的基礎。

[4] 根據筆者調查，信陽淅河老城話共四個聲調，陰平為 21，陽平為 55，上聲為 35，去聲為 41；信陽話的句末語氣詞和嘆詞都可讀為降調 21，一些句末語氣詞或嘆詞也存在多種音高形式，這符合其不穩定性和超系統性的語音特點（胡明揚 1981）。趙元任（1979: 368）認為嘆詞沒有固定的字調，但是有一定的語調。本文給音高單一的句末語氣詞和嘆詞標為 21，對存在高調的句末語氣詞和嘆詞標為 55，如“是啵 ^{21}”代表“啵”發音為 [po^{21}]；“是啵 ^{55}”代表“啵”發音為 [po^{55}]。文中所說的低調均指 21，高調均指 55，兩者都是融合了語調的聲調，具體探討詳見 5.2 節。

信陽話中，可根據尾句形式將其分為兩類：一類是一般尾句 “X 啵”，[5] 其中“X”由“是 [sɿ^{41}]” “對 [tei^{41}]”等判斷詞充當；另一類則由嘆詞“嚯 [xo$^{21/55}$]”單獨充當尾句。

2.1. 一般判斷式附加問句

判斷式附加問句的一般尾句主要有 “是啵 [sɿ^{41} po^{21}]”和“對啵 [tei^{41} po^{21}]”，前者帶有對聽者的回應預期，使用頻率遠高於後者；後者只用於中性問。[6] 試比較：

(1) A：我車停這下兒，[是啵 ^{21}] ？（我的車停這裡是嗎？）
B：是哩。（是的。）
(2) A：我車停這下兒，[對啵 ^{21}] ？（我的車停這裡對嗎？）
B：是哩（是的。）/ 不對，停那下兒。（不對，停那邊。）

例（1）中，言者對“車停這裡”已有肯定答案，此處“是啵”是尋求與聽者的認識立場一致；例（2）的“對啵”則是中性問，言者並未預設答案，只是詢問“車停這裡”正確與否，錨定句不帶正向回應預期，故聽者給予肯定或否定回應都合理。

語調上，“是啵”有低調和高調兩種形式，“對啵”則只有低調形式。“是啵”的語調模式由錨定句信度調節：信度較低時，低調“是啵 ^{21}”語氣較為委婉；信度較高時，高調“是啵 ^{55}”語氣相對更強。

錨定句為言者尚未證實的信息時，會具備一定疑度，尾句語調只能為低調。如：

(3) A：他把花兒掐了，[是啵 ^{21}] ？（他把花摘了，是嗎？）
B：啊，對，咋咪耶？（啊，對，怎麼了？）

例（3）中，言者尚不能證實“他把花掐了”的事實，但傾向認為這一事實為真。不同於例（2）的“對啵”，這裡錨定句有正向回應預期，功能凸顯為弱疑問，意在尋求交際雙方認識立場的一致。

---

5 信陽話沒有“V-neg-V”式尾句，只有“(Neg-)V-Particle”式尾句，本文暫不討論涉及否定詞的尾句。

6 根據筆者調查，不同信陽話母語者對“對啵”語感不同，部分母語者認為“對啵”也可讀高調，與“是啵”無異，但也有母語者認為帶高調的“對啵”不合語感。本文描寫需要共時參照點，故只參考老派發音人的語感。可以肯定的是，“對啵”的使用頻率遠不及“是啵”，由於“是啵”合音成 [·so]，出現了虛化為助詞的趨向（詳見 4.3 節），這才使得“對啵”具備發展為主觀問的可能。由此可見，“對啵”正處於演化過程之中，可能會逐漸替代非合音的“是啵”的位置。

言者確信命題信息時，錨定句不再具備疑度，尾句也可以讀作高調，如：

(4) A：我 62 年鬥初中畢業啦。（我 62 年就初中畢業了。）
B：爾那嗌兒鬥比我大兩歲噻 [sɛ^{21}]，[是啵 $^{21/55}$] ？（那你就比我大兩歲嘛，那時候，是吧？）
(5) 爾早把到他不鬥好啦嚜 [mɛ^{21}]，[是啵 $^{21/55}$]（你早點給他不就好了嘛，是吧）？
(6) A：那下兒可漂亮啊 [a^{21}]，[是啵 $^{21/55}$]（那裡很漂亮啊，是吧）？
B：是哩，鬥該都去哩（是的，就該都去的）。

以上三例中，言者對錨定句信息都可以確信，句末的“噻”“嚜”“啊”就是對確信語氣的強化，使其主觀肯定性增強。這類無疑度錨定句後的“是啵”通常為高調模式，也可以使用低調。

無疑度錨定句也能以反問形式呈現，反問本質是語用遷移產生的否定（陳振宇、杜克華 2015），可視作強否定命題。此時，“是啵”將錨定句蘊涵的道義或認識立場進行強化，只能讀高調。如：

(7) A：我搞不來噻，鬥撂到那下啦（我做不了嘛，就放到那裡了）。
B：那不中，為啥他不搞呢，[是啵 ^{55}] ？鬥光讓你搞（那不行，為什麼他不做呢，是吧，就只讓你做）。
(8) A：他說話咋不管用耶，[是啵 ^{55}]（他說話怎麼不管用呢，是吧）？
B：是哩，嚯，那還是該找他哩（是的，是吧，那還是應該找他的）。

例（7）的“為啥他不搞”的道義立場是“他應該搞”，這在後續句中進一步得到闡明；例（8）中，“他說話咋不管用”的認識立場是言者認為“他說話是管用的”，這些立場都被高調模式的“是啵 ^{55}”進行了強化。

2.2. 嘆詞判斷式附加問句

信陽話中，嘆詞“嚯 [xo$^{21/55}$]”[7] 能獨立充當判斷式尾句，也具備兩種語調模式。

錨定句信度與“嚯”的語調模式相對應，對應情況與“是啵”一致。如：

---

[7] “嚯”也有 [·xɤ] 的語音變體，信陽市區呈現出兩種變體混用的局面，兩者沒有意義差別，老派信陽話多使用 [·xo]，新派信陽話兩種變體混用較多。

(9) 明個兒交到他那下兒門中，[嚯 21] ？（明天下午交到他那裡就可以了，是嗎？）
(10) 正嗒兒南灣大壩高頭也沒得啥子 [嚯 21/55] ？（現在南灣大壩上也沒有什麼是吧？）
(11) 他門這味兒穿可好，可排場！[嚯 21/55] ？（他就這樣穿挺好，很好看！是吧？）
(12) A：他是瞧倒爾怪累哩。（他是看著你挺累的。）
B：那他光說咋不來掂呢？[嚯 55] ？（那他只是說，怎麼不來拎東西呢？是吧？）

例（9）的錨定句為弱疑度，只能用低調；例（10）（11）的錨定句無疑度，“嚯”一般為高調，也可以讀低調；例（12）的錨定句為反問，“嚯”只能使用高調。

特別的是，信陽話中判斷式獨詞尾句可以與判斷式一般尾句連用，[8] 主要表現為：言者不會把話輪轉換給聽者，而直接連用兩個尾句，尾句的順序只能是“嚯 21/55”附於低調“是啵 21”之後。如：

(13) A：來旅遊呢，要說信陽市，那小吃也沒啥小吃，[是啵 21 嚯 21/55] ？（來旅遊呢，要說信陽市，那小吃也沒什麼小吃，是吧？）
B：嗯。（嗯。）
(14) 他一個半小時門辦完了嘿，爾說 [是啵 21]，[嚯 21/55] ？（他一個半小時就辦完了嘛，你說是吧？）

由於言者迫切想得到聽者回應，將兩個尾句形式相疊加，使互動意圖更為凸顯。連用時，“嚯”不必然與前一尾句間留有句調上的停頓，即便有較短的自然停頓，言者也沒有話輪轉換的意圖，只有連用完成後，話輪才可能實現轉換。

尾句連用時，“是啵”必須為低調，不能以高調佔據主觀性更強的位置，這就給“嚯”預留了語調選擇空間，讓“嚯”既可以延續低調，也可以強化為高調。

---

8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將跨話輪的情況排除在連用之外，如：
A： 爾買這花了多少錢耶（你買這個花了多少錢）？
B： 沒得多少錢（沒多少錢）。
→ A： 那肯了哩過萬啦，**是啵**（那肯定過萬了，是吧）？
B（沉默）
→ A： **嚯**（是嗎）？
B： 是哩（是的）。
上例情況並不特殊，第 3 行 A 的“是啵”指向前面的小句命題，第 5 行 A 的“嚯”則是針對聽者沉默行為而發起的互動，不能表明兩者在意義上具有實質的連用。

2.3. 小結

綜上，可將信陽話判斷式附加問句的構成、功能與語調模式總結為下表 2。

表 2 信陽話判斷式附加問句的構成、功能與語調模式

錨定句		尾句	核心功能	語調模式
中性陳述		對啵	中性問：詢問命題真值	低調
主觀陳述	弱疑度	是啵、嚯	主觀問：尋求立場一致	低調
	無疑度			高調、低調皆可[9]
反問：語用強否定			非問：強化道義 / 認識立場	高調

表中由上到下，言者對於錨定句的信度不斷增強，對回應的偏向預期也愈發明顯。隨著錨定句主觀性的增強，尾句的交互主觀性也隨之加強，語調模式也就更傾向於選擇交互性更強的高調模式。

3. 表態式附加問句

表態式尾句及與之對應的以祈使命題為基式的錨定句共同構成了表態式附加問句。這類附加問句不對命題真值本身發起提問，而是用問句的形式向聽者傳遞要求。

信陽話中，可根據尾句形式將其再細分為兩類：一類是一般尾句“X 啵”，其中“X”由“好 [xau^{35}]”“中 [tsəŋ^{21}]”等充當；另一類則由嘆詞“哈 [xa$^{21/55}$]”單獨充當尾句。

3.1. 一般表態式附加問句

一般表態式尾句主要有“好啵 [xau^{35} po$^{21/55}$]”和“中啵 [tsəŋ^{21} po$^{21/55}$]”，但後者的功能與疑問代詞“咋味兒 [tsa^{55} vɚ^{41}]”重合。試比較：

(15) a. * 湯好啵？
b. 湯中啵？（湯怎麼樣？）
c. 湯咋味兒？（湯怎麼樣？）

[9] 基於調查事實，難以刻畫區分高調與低調出現的絕對條件，這屬於連續統的過渡階段。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隨著錨定句主觀性的增強，使用高調是必然的趨勢和結果。表 3 同理。

例（15）是詢問湯的品質的幾種表達，只有“好啵”無法使用，而“中啵”“咋味兒”均可使用，本文不討論這種特指問的用法。

“好啵”屬於主觀問，一定帶有正向回應預期，“中啵”則是中性問，對回應沒有正向預期。試比較：

(16) a. 爾給菜拿回來哈 [xa^{21}]，[好啵 $^{21/55}$] ？（你把菜拿回來，好嗎？）
b. 爾給菜拿回來噻 [sɛ^{55}]，[好啵 ^{55}] ？（你把菜拿回來！好吧？）
c. 爾給菜拿回來，[中啵 ^{21}] ？（你把菜拿回來！行嗎？）

例（16）中，錨定句都是向對方提出“去拿菜”的請求，尾句為“好啵”時，可通過句末語氣詞調整語力：一類是商量，如（16a）句可以是家庭內部分工的討論，說話人希望聽者給出肯定答覆，此時“好啵”既可為低調，也可為高調；另一類是命令，如（16b）句可以是店主向店員進行催促，也預期聽話人給出肯定答覆，此時“好啵”只能是高調。與之相比，“中啵”“咋味兒”的錨定句通常不會出現語力差異，它們也只能作中性問尾句。

“好啵”的錨定句不僅可以是祈使命題，也可以是陳述性的語用否定命題。[10] 這時，“好啵 ^{55}”用於強化認識立場，只能讀高調。如：

(17) A：爾買點子花炮去。（你買點花炮去。）
B：他們昨個兒帶咾不少，[好啵 ^{55}]。（他們昨天帶來不少，好吧。）
(18) A：看倒一傢夥鬥搞好咾，可快。（看著一下子就弄好了，很快。）
B：我這手藝可不是多好學哩！ [好啵 ^{55}]。（我這手藝不是很好學的！好吧。）
(19) A：他咋乜造孽耶？（他怎麼這麼可憐呢？）
B：是哩，白說熬一兩點，熬四五點都是常有哩事兒，[好啵 ^{55}]。（是的，別說熬到一兩點，熬到四五點都是常有的事情，好吧。）

會話序列上，這類“好啵 ^{55}”只能位於回應話輪，不能位於始發話輪。錨定句是對始發話輪信息進行否定，如例（17）是對“你去買點花炮”做出拒絕，例（18）是對始發句可推知的“手藝很好學”的信息進行否定。這裡的“好啵 ^{55}”主要用於強化

[10] 此處是對前一命題作行為上的否定，沈家煊（1993）所總結的語用否定中存在一類由“有序準則”得出的隱含義，此處三例的錨定句都可以推出對前一命題的否定，對前一命題進行否定小句也可附於錨定句後，故我們認為其屬於語用否定。

認識立場，以展示言者更高的認識地位，也是向聽者強調錨定句所述信息的重要性，如例（19）就是將始發句進行立場強化，強調言者所述“辛苦”的程度更高，也強調了居於回應話輪的言者認識地位並非從屬，而是具有自主能動性（agency）。

由此可見，“好啵 ^{55}”強化認識立場的手段就是將始發句的言者再次置於回應位置，以抵消序列位置帶來的認識從屬性（epistemic subordination, Raymond & Heritage 2006）。

3.2. 嘆詞表態式附加問句

嘆詞“哈 [xa$^{21/55}$]”可以單獨作為表態式尾句，也具備兩種語調類型。

從錨定句的語意類型看，作為表態式尾句的“哈”常與祈使命題組配，如：

(20) 我勤好等一傢夥不待這下兒，鬥叫小孩兒睡一傢夥 [哈 ^{21}]。（我正好等會兒不在這裡，就叫小孩睡一小會好吧。）
(21) 我待釣魚得，爾趁早白叫喚，[哈 ^{55}]。（我正釣魚，你千萬別大聲說話，好吧。）
(22) 搞快點兒哩！[哈 ^{55}]！（搞快點，好吧！）

以上各例錨定句的語力不同，例（20）是“商量”，例（21）和（22）是“命令”，都可以與“哈”組配。

尾句“哈”的錨定句也可以是語用否定的命題，和“好啵”一樣，都用於強化認識立場，但這一功能並不與“好啵”平行對應。主要區別有二：

第一，在語力上，“哈”可以用於語力更強的錨定句。如：

(23) A：爾咋不擇菜耶？（你怎麼不擇菜呢？）
　　B：我才擇咾哩 [哈 $^{21/55}$]。（我才擇了的好吧。）
(24) A：人都睡啦，鬥爾還待打遊戲 [哈 $^{21/55}$]！（人家都睡覺了，就你還在打遊戲！）
　　B：等會兒，這盤兒一傢夥鬥打完啦。（等會，這局一下就打完了。）
(25) 好 □[·xɛ]！鬥爾待這下兒瞎胡搞！[哈 $^{21/55}$]！（好啊，就你在這亂搞！）

行為上，上述各例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實施“告知”行為，將己方認識告知對方，並沒有對聽者做出直接評價，如例（23），這類句子中的“哈”與“好啵”可平行替換；另一類是實施“指責”行為，是直接對聽者及其行為進行負面評價，相較於“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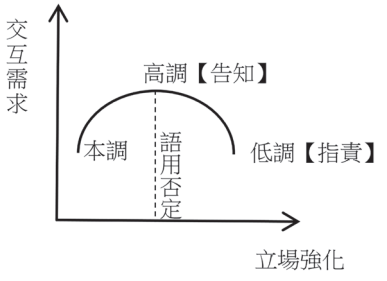
知”，這類表達的道義地位更高，也暗含了建議聽者中止該行為的意味，如例（24）（25），這類表達並不能與“好啵”平行替換。

第二，序列位置上，強化認識立場的“哈”與“好啵”也不同，“哈”並不拘於始發話輪或回應話輪，如例（24）位於始發話輪，例（23）則是回應話輪。

語調上，強化認識立場的“哈”使用低調和高調均可，但“低調”卻比高調語氣更為強烈。這種“低調”與前文所述的低調形式相同，但性質並不相同，其本質是本調的修辭性轉換。

錨定句為語用否定時，尾句“哈”強化認識立場，提升了交互需求，能夠產生高調，但立場進一步強化後，交互需求就會減弱，言者不再向聽者尋求認識立場的一致，而對聽者進行道義指責（詳見圖 1），此時語調就表現為低調，該低調意在傳達不容置疑的立場，語力反而比高調更強。

圖 1 立場強化與交互需求的關係



與“嚯”不同，“哈”不能單獨作為話輪，也不能與“好啵”連用。如：

(26) * 坐這下兒好啵哈？（坐這裡好嗎？）

上例就是不合法的。

這是由於“好啵”本就不是詢問命題真值的真性問，而是祈使話語，其求答性要比真性問的“是啵”和“嚯”低。正因如此，“好啵”也就不會像“是啵”和“嚯”一樣出現強化求答性的尾句連用話語模式。

3.3. 小結

本節探討了信陽話中表態式附加問句的功能，可將其功能和語調形式總結如表 3 所示。

表 3 信陽話表態式附加問句的構成、功能與語調模式

錨定句	尾句	核心功能	語調模式
中性祈使	中啵	中性問：請求行為	低調
主觀祈使	好啵、哈	商量	低調、高調
		命令	高調
語用否定		提升認識立場	“好啵”僅有高調，“哈”低調、高調皆可

表中由上到下言者的主觀性和交互主觀性也是逐漸增加的，表態式尾句的句末語調模式也表現出愈發脫離低調，而傾向於高調的趨勢。

4. 尾句的附綴化與語法化方向

本節將介紹信陽話中尾句的附綴化特徵與語法化方向。

4.1. 附綴與附綴化

附綴（clitic）指失去語音獨立性、必須依附於一個獨立的詞， 但句法上仍有詞的地位（而非詞內語素）的詞（劉丹青 2019: 547）。為與詞綴進行區別，Zwicky（1977: 2–3）提出了對應的類型學檢測標準，Van Riemsdijk（1999）則將其比作短語層面的“詞綴”。附綴化（cliticization）就是詞彙形式發展為附綴的過程。

漢語方言中，關於代詞（白鴿等 2012；劉丹青 2025）、指稱標記（夏俐萍 2023）、否定詞（嚴豔群 2015）等附綴化現象都得到了報導；嘆詞附綴化為句末語氣詞的現象亦有報導，如廣州話的“喺、嗄、呵”（麥耘 2015）、三水粵語的“呀、嗄”（陳舒婷、林華勇 2025）、邵陽湘語的“喃、咦、呶”（蔣協眾、蔣遐 2024）、蓮花贛語的“喊”（胡小娟 2024）、安福贛語的“嚯”和“噷”（邱斌 2017）等。

4.2. 嘆詞尾句的附綴化

麥耘（2015）指出，從嘆詞到句末語氣詞的演變是一種附綴化過程，代表著漢語語氣詞的一種語法化路徑，具有普遍性。

信陽話中，疑問尾句既可作為一個獨立的韻律單元，也可整合到前句。如：

(27) a_1. 回了啦，[是啵]？　　a_2. 回了啦 [是啵]？　　（回去了是吧？）
　　b_1. 過罷年再走，[好啵]？ b_2. 過罷年再走 [好啵]？ （過完年再走好吧？）

嘆詞疑問尾句同理，可以整合到前句成為語氣詞。如：

(28) a_1. 不用等得，[嚯] ？　　a_2. 不用等得 [嚯] ？　　（不用等是吧？）
　　b_1. 潅了□ [pan^{35}] 它，[哈] ？ b_2. 潅了□ [pan^{35}] 它 [哈] ？（瀝乾扔掉好吧？）

例（27）和例（28）中，每一對只是停頓上略有區別，意義和語用效果相差不大。在判定標準上，高華、張惟（2009），周士宏（2020）等都認為疑問尾句無需根據停頓與否將其區別為不同形式。

實際上，信陽話的嘆詞尾句正處於附綴化為語氣詞的過程之中，集中表現在兩方面。

第一，句法獨立性喪失。

句法性質上，嘆詞尾句是獨立的句子單位。趙元任（1979: 291–292）將嘆詞視作“零句”，劉丹青（2011）將嘆詞總結為“代句詞”。信陽話中，嘆詞與錨定句之間存在明顯停頓。如：

(29) 爾幾個一晚上都不帶睡哩，[嚯] ？（你們幾個一晚上都不睡覺的，是吧？）
(30) 桌子往過磨一磨，[哈] ？（桌子往那邊轉一轉，好吧？）

上兩例中，刪去嘆詞“嚯”或“哈”，並不會影響錨定句的命題意義，但整句話的詢問或請求的意義就會消失，由此可見，嘆詞確實承載了具體的話語功能。

然而，隨著高頻使用，這些嘆詞因位置相鄰而緊密結合成一個句子，與錨定句間的語音停頓逐漸消失，嘆詞最終被重新分析為句末語氣詞。本可以獨立成句的嘆詞成了依附於錨定句的語氣詞，句法獨立性趨於喪失。

第二，語音弱化，句子語力弱化。

嘆詞附綴化為語氣詞時，前人已經意識到其功能仍會得以保留，但意義可能會減弱，如賀陽（1994）認為北京話中有停頓的“哈”提問意義更為顯豁；麥耘（2015）認為句末語氣詞的“口吻”比嘆詞弱；陳舒婷、林華勇（2025: 105）則觀察到“嘆詞附綴化後的語氣強度一般有所弱化，有利於對話雙方互動的順利進行”。

信陽話的嘆詞附綴化後，語音弱化，讀得更為輕短，語力也被削弱。以“嚯”為例，單獨成句時，其求證意義鮮明，但後附在錨定句後，如“不用等得 [嚯]”語力就明顯舒緩；又如（28b）中，“潅了□ [pan^{35}] 它，[哈] ？”傾向於指示命令，而“潅了□ [pan^{35}] 它 [哈] ？”則傾向於告知行為。

附綴化前後的互動差別也可以佐證以上兩個特點。

第一，互動意義上，附綴化會明顯降低求答性，[11] 如：

(31) a. 澌河港哩茶葉不當多好買，[嚯 21] ？（澌河港的茶葉不是很好買，是吧？）
b. 澌河港哩茶葉不當多好買 [嚯 21] ？（澌河港的茶葉不是很好買是吧？）
(32) a. 明個兒再來，[哈 21] ？（明天再來，好嗎？）
b. 明個兒再來 [哈 21] ？（明天再來好嗎？）

例（31）和例（32）中，尾句“嚯”和“哈”與錨定句的停頓消失後，求答性明顯減弱，這種互動意義的削弱實際上就是句子語力弱化的表現。

第二，互動行為上，附綴化影響著交際者的具身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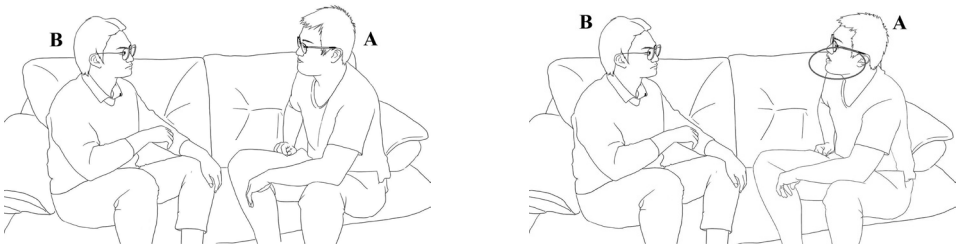
相比於句末語氣詞，嘆詞會伴隨著固定的具身行為（embodied action），求答性更為凸顯。這並非孤立現象，麥耘（2012）也觀察到，廣州話中，有停頓的嘆詞“呵”往往伴隨體態語言，包括目視對話方等。可見會話過程中，典型嘆詞尾句可將求答性功能投射到具身行為之上，以嘆詞停頓後所伴隨的固定體態動作，浮現出“多模態構式（multimodal construction）”（李曉婷 2019）。

信陽話中，判斷式和表態式的典型嘆詞尾句呈現出了不同的體態。

判斷式尾句停頓時，伴隨“嚯”的輸出，言者常有“抬頜”動作，如：

(33) → A：誰個沒得事熬乜晚耶，[嚯]$_{[抬頜]}$ ？（誰沒事熬這麼晚，是吧？）
B：偶爾哩晚點把子也沒啥子。（偶爾的晚點也沒什麼。）

圖 2 “嚯”字句的體態表現



(a) A 在輸出“嚯”前的未抬頜　(b) A 在輸出“嚯”的同時進行抬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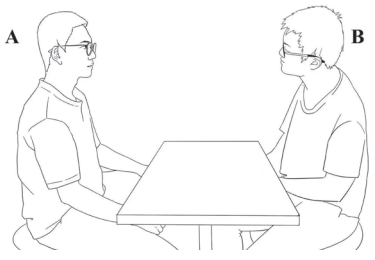
[11] 這裡的例句只以疑問尾句為本調的情況為例，尾句也可以讀高調，停頓產生的效果也與之一致。

例（33）中，A 在輸出嘆詞“嚯”時，同時伴隨著抬頜的動作，隨著“嚯”的音節結束，動作也回到原位；當“嚯”附綴化為語氣詞後，基本不會伴隨這種體態。

表態式尾句停頓時，伴隨“哈”的輸出，言者常有“挑眉”動作。如：

(34) → A：提醒我啦，爾白忘咾回去給衣裳收它，[哈]$_{[挑眉]}$。（提醒我了，別忘了回去把衣服收了啊。）
B：記倒呢。（記著呢。）

圖 3 “哈”字句的體態表現



(a) A 在輸出“哈”前的未挑眉



(b) A 在輸出“哈”的同時進行挑眉

例（34）中，A 在輸出嘆詞“哈”時，將目光轉向聽者，並伴隨明顯的挑眉動作，意在提請 B 注意其輸出的話語，也伴有略微的抬頜動作。現實會話中，目視對方並挑眉的動作與嘆詞尾句“哈”基本都是一同出現的，且隨著“哈”的音節結束，最終體態回到原位。當“哈”附綴化為語氣詞後，這種體態基本不會出現。

由此可見，尾句的停頓與否影響著具身行為。判斷式尾句中，抬頜動作通過視覺信號強化求證意圖；表態式尾句中，挑眉動作則通過面部表情增強交互性。相比於語氣詞，嘆詞以語言模態輸出時，伴隨固定的具身行為形成了多模態構式，適當的停頓既給具身行為留足反應時間，也能凸顯出更強的求答性。

綜合以上，可以看到附綴化前後的不同形式也塑造著互動意義與行為。

4.3. 疑問尾句的語法化方向

鄧思穎（2016）指出，英語中“isn’t it”可以縮合為“innit”，粵語的“係唔係啊”也可以合音為“嚇話 [hɐ^{22} ma:^{13}]。疑問尾句本身可以照應錨定句，其經歷了語法化過程，仍可以將這種照應能力保留在形式上已經“凝固”的助詞中，使得助詞本身也有照應能力。

以信陽話的一般尾句“是啵”為例，由於其使用頻繁，已出現了合音形式“□ [·so]”，這實際上反映出疑問尾句虛化為助詞的語法化方向。“□ [·so]”不再是判斷動詞與疑問語氣詞的結合，而是虛化為助詞保留著照應錨定句的功能。如：

(35) 我這下兒撂倒也沒啥事兒，□ [so$^{21/55}$] ？（我在這裡放著也沒什麼事，是吧？）

例（35）中，“是啵 [sʅ^{41} po$^{21/55}$]”與“□ [so$^{21/55}$]”除了語音形式不同，並無本質區別，甚至“是啵”與“囉”連用時，合音的“□ [so$^{21/55}$]”還會促化，而“囉”的聲母會脫落：

(36) 早知道關門閂該不來哩，是啵囉 [soʔ^{21} o^{55}] ？（早知道關門就不該來的，是吧？）

例（36）中，“是啵囉”的實際讀音是 [soʔ^{21} o^{55}]，這種連用也印證了“□ [so$^{21/55}$]”能與“是啵 [sʅ^{41} po$^{21/55}$]”的位置與功能完全對應，預示了信陽話中“是啵”逐漸虛化為助詞的語法化路徑。

當尾句虛化為助詞，輕短的單音節形式就為其附綴化創造了可能條件，這可以視為附綴化的先聲。

5. 附加問句的互動層級

附加問句的構成分別為：錨定句、疑問尾句，以及用於調節互動意義的疑問尾句語調。本節將對信陽話中附加問句的語意類型、疑問尾句的語調模式進行總結，並借助互動脊柱假說歸納信陽話附加問句的互動層級。

5.1. 附加問句的語意類型

本文將附加問句的語意類型分為判斷式和表態式：判斷式錨定句的基本格式為一般陳述命題，言者通常假設聽者已知命題真值，重在向聽者進行命題真值的確認，或尋求聽者的認同，通常尾句為“是啵”“對啵”或嘆詞“囉”；表態式錨定句的基本格式為一般祈使命題，常用於進行命令、提醒或請求，期待聽者對話語做出回應或採取行動，通常尾句為“好啵”“中啵”或嘆詞“哈”。

基於說話人是否帶有主觀立場，錨定句可分為主觀命題和客觀命題。其中，主觀命題主要包括言者具備一定確信度的陳述命題、存在語力強弱的祈使命題，以及語用否定命題。不同命題性質決定了其疑問尾句的選擇：錨定句為客觀命題時，只能與中性問尾句“對啵”或“中啵”組配；錨定句為主觀命題時，只能與尾句“是啵”“好啵”“囉”“哈”組配。

所有疑問尾句都具備低調的語調模式，可以將其視為尾句的本調。錨定句為客觀命題時，只能與中性問尾句組配，語調模式只能呈現為本調，即低調模式；錨定句為主觀命題時，尾句對回應有預期偏向，在有預期偏向的主觀問尾句“是啵”“好啵”“嚯”“哈”中分化出了高調模式。

5.2. 疑問尾句的語調模式

附加問句中，錨定句和尾句都有單獨的語調單位（Dehé & Braun 2013），尾句的語調模式就是調節言者對回應的預期。前文已經對疑問尾句的語調模式進行了介紹，即疑問尾句都具備低調式，只有“是啵”“好啵”“嚯”“哈”能分化出高調。[12]

相比於“對啵”“中啵”，能產生高調的尾句與其存在以下差異：

第一，只能指向整個錨定句。不同於能產生高調的尾句，“對啵”“中啵”都可以指向錨定句中的某一個具體論元，而附綴化更傾向於發生在尾句指向整個錨定句的情況下，這類尾句的附綴化程度不及能產生高調的尾句。

第二，錨定句為主觀命題。前文對此已有詳細介紹，“是啵”“好啵”“嚯”“哈”的錨定句都帶有主觀性，尾句所分化出的“高調”就是為了強化交互性。

朱曉農（2004）指出，高調是用聲帶的高頻振動來表達拉近距離的要求。尾句承擔了互動功能，其語調可調節互動，故互動需求強時，也就採用了強化交互性的高調模式。如：

(37) 這個也不當好，[是啵 ^{55}]，爾再瞧瞧（這個也不是很好，是吧，你再看看）。
(38) 爾勤頭哩走，[好啵 ^{55}]，我一傢夥到啦（你只管先走，好吧，我一下子就到了）。

儘管這裡的疑問尾句位於句中，但其求答性更強，交互需求的凸顯決定了高調模式。

信陽話中，“啵”作為話題標記或形成話語標記時，也具備高調式，[13] 如：

---

[12] 信陽話的尾句一般為單音節或雙音節，句末虛詞 / 嘆詞的語調很容易與聲調產生融合。本文選擇了以聲調調值的形式對其進行記錄，這是語調疊加現有音系聲調的結果。聲調本身不能單獨用於傳遞言者態度，語調才是傳達言者主觀態度的常見手段。這種聲調的變化是語調調節後的結果，這種現象很普遍，如張凌、鄧思穎（2016）就基於語音試驗，指出粵語句末助詞的兩個上升聲調就源於語調的迭加機制。

[13] 新派信陽話中，這種用法在逐漸消失，呈現出由話題標記“呢”大量替代話題標記“啵”的情況，這一過程與新出現的“X 吧”替代了一小部分“X 啵”的過程是一致的，可看作通語影響的結果。普通話的“吧”字問句也基本都帶有正向回應預期，具備兩種語調。

(39) 上班上班 [啵 $^{21/55}$]，那嗲也可緊張，也不興請啥保姆啊，爾知道 [啵 $^{21/55}$]，工資本來鬥少，夠吃鬥可以啦。（上班上班吧，那時候也緊張，也不流行請什麼保姆啊，你知道吧，工資本來就少，夠吃就可以了。）

(40) 它不待市中心，爾看，因為啥子 [啵 $^{21/55}$]，解放路往前邊，爾知道 [啵 $^{21/55}$]，那塊不是地委嘿。（它不在市中心，你看，因為什麼呢，解放路往前，你知道吧，那塊不是地委嘛。）

上述兩例中，不論是話題標記還是話語標記中，“啵”都可讀作高調。尤其是話語標記“因為啥子啵”和“爾知道啵”中，其本身就是疑問形式，凝固為話語標記就是尋求認識立場一致的回應，高調模式自然就用於強化回應需求。

高調模式的使用也有限制，同一結構中，高調只能出現一次，且必須居於句末。以“嚯”與“是啵”的連用為例，“是啵”只能讀本調，“嚯”必須位於句末，且只有“嚯”才有可能讀作高調。[14] 如：

(41) 他屋真是利利亮亮哩，[是啵 $^{21/*55}$ 嚯 $^{21/55}$] ？（他家真是乾淨，是吧？）

(42) 雞子不媽蛋鬥宰燉它，爾說 [是啵 $^{21/*55}$，嚯 $^{21/55}$] ？（雞不下蛋就宰了燉了，你說是吧？）

高調傾向出現在句子最外層，尤其是話輪結束處，且只出現一次，這種語調標記能起到提醒聽者回應的作用。

綜合以上，有回應預期的錨定句是尾句語調模式分化的前提，“高調”本質是交互需求的強化。需要說明的是，即便是高調模式，也不能代表其立場強化達到頂點，如前文所論及的錨定句為語用否定的低調式“哈”就不再求同，而是進一步強化為了道義指責。具體的立場強化程度還需要帶入語境進行分析。

5.3. 互動脊柱假説與附加問句的互動層級

Wiltschko（2014）提出了“普遍功能性脊柱假說”（the universal functional spine hypothesis），主張所有語言的語法結構中都存在一個普遍的脊柱，這個脊柱在功能成

[14] 判斷式尾句連用也存在於其他方言，語調模式受話語位置限制的情況普遍存在。如：瀋陽話（張耘鳴，私下交流）：孩兒吃這老些就夠了，**是吧吭**（孩子吃這麼多就夠了，是吧）？；大連話（畢潤生，私下交流）：太早了也不見起能開門，**是吧，吭**（太早了也不一定能開門，是吧）？這兩例中，“吭 [·xaŋ]”只有高調，“是吧”具備低調和高調兩種語調模式，兩者連用後“吭”只能位於句末，“吧”只能用低調。

分上呈現出層級關係。基於互動話語的研究，Wiltschko（2021）將其擴展為“互動脊柱假說”（the interactional spine hypothesis），這一假說認為，語法結構不僅用來表達命題內容，還包括了用於構建話語和調節交際互動的成分。

這一假說認為任何話語至少包含三個層次，分別是命題層（Proposition）、背景層（Grounding）和回應層（Responding）。在背景層中，由於關涉到交際雙方，還可以進一步細分為言者背景層（Ground-Speaker）和聽者背景層（Ground-Addressee）。[15] 其中，背景層和回應層都屬於互動結構，本質上是“言語行為的句法表現”（Tang 2020；曹佳鴻 2024）。本文將“互動脊柱假說”的層次簡要總結如表 4。

表 4 互動脊柱假說的框架

話語層次		功能	作用
命題層		傳達基本信息，表達命題的真值。	話語的基礎，所有互動建立在此之上。
背景層	言者背景層	調節言者的認知狀態和意圖。言者試圖確保命題為真。	反映說話人對話語內容的態度和立場。
	聽者背景層	調節聽者的認知狀態和預期。言者確認聽者知曉並理解命題。	決定話語的理解和響應，支配言者背景層。
回應層		調節話輪轉換和回應。	引發聽者回應，確保話語的互動性和雙向性。

基於“互動脊柱假說”，我們對信陽話的附加問句系統進行互動層級的劃分，如表 5。

表 5 信陽話附加問句的互動層級

互動層級	命題層		互動層					
			背景層 → 回應層				回應層	
表現形式	錨定句		判斷式尾句		表態式尾句		句末語調	
具體功能	表達真值		向聽者求證命題		命令、提醒或請求聽者採取行動		調節回應需求	
	中性命題	主觀命題	中性問：對啵	主觀問：是啵 囉	中性問：中啵	主觀問：好啵 哈	低調	高調

[15] 劉星、龔成龍（2023）引介該框架時，將其譯作“言者立場”和“聽者立場”。我們認為其主要在於凸顯交際某方的背景，故將其譯作“言者背景”和“聽者背景”。

錨定句屬命題層，主要表示真值，僅用於向聽者傳遞命題信息。錨定句內部有主客觀二分：一部分錨定句為客觀命題，只能與中性問尾句組配；另一部分錨定句則是主觀命題，如帶有正向回應預期的陳述命題、存在語力強弱的祈使命題和語用否定，它們只能與主觀問尾句“是啵”“好啵”“嚯”“哈”組配。

尾句可以調節交際雙方的認知狀態、意圖和預期。不論何種類型的尾句，都包含了言者背景和聽者背景。言者背景是言者主觀性的凸顯，也是尾句形成的基礎，表現為言者對聽者認識狀態的預判或行為表現的期待；聽者背景則表現為言者希望得到聽者對命題的回應。其內部也是主客觀二分的，客觀的中性問並沒有預設聽者的答案，主觀問則往往預設了聽者的答案，並期待得到聽者的積極回應。

尾句的語調模式就是調節言者對聽者回應的預期，若言者對聽者的回應期待更高，通常會採用高調模式。互動層級上，前一層級的類型決定了後一層級的類型，主要表現為：錨定句為客觀命題時，只能與中性問尾句組配，語調模式只能呈現為其本調，即低調模式；錨定句為主觀命題時，尾句對回應有預期偏向，在有預期偏向的主觀問尾句中分化出了高調模式。

由此可見，尾句實際上是處於從背景層向回應層過渡的狀態，不僅傳遞言者的立場和態度，還涉及對聽者的求證和請求；句末語調則屬於回應層，不同的語調差異主要用於調節言者對於回應的需求強弱。

6. 總結

本文描寫了河南信陽話附加問句的語意類型、語調模式與互動層級。主要結論如下：

（一）語意類型上，信陽話附加問句可分為判斷式與表態式兩類基式。判斷式附加問句的基式用於對命題真值進行確認或尋求認同，嘆詞尾句與一般尾句可以連用；表態式附加問句的基式在於行為引導，也可以用於立場強化。

（二）語調模式上，信陽話的疑問尾句的語調模式黏附於句末嘆詞或語氣詞，會疊加現有音系與聲調融合，其本調均為低調，主觀問兼具強化交互性的高調。由於主觀命題和主觀問尾句強化交互性的需求，產生了高調模式用以區別本調。語調模式的分化受錨定句主客觀屬性制約，並影響著語用功能，不同語調的選擇反映著言者對聽者回應的期待強度。

（三）互動層級上，本文引入互動脊柱假說，將錨定句歸入命題層，可根據命題是否含有主觀性二分；尾句則處於從背景層向回應層過渡的狀態，承擔調節言者態度、

聽者理解及回應需求的功能；黏附於尾句的語調模式則屬於回應層，是調節互動強度的關鍵手段。

基於以上描寫可知，判斷式與表態式兩類語意類型的附加問句在尾句形式、語調模式與互動層級上高度對應。不過，信陽方言中尾句的語調分化模式、語法化與附綴化的趨向等特徵是否普遍存在於漢語方言中，還有待進一步考察。

鳴謝

本研究得到 2026 年福建省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漢語‘以問答問’類會話行為的語法研究”（項目編號：FJ2026A009）、廈門大學研究生田野調查基金項目“河南信陽方言語法調查與研究”（項目編號：2026FG046）的支持。本文撰寫與修改過程中，承蒙張耘鳴、鄭子鑫、喬雪瑋、曹佳鴻、陳碧雪等師友的指教，《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和匿名評審們也提出了諸多寶貴意見，謹致謝忱。文中若有疏漏，均由作者自負。

參考文獻

白鴿、劉丹青、王芳、嚴豔群。2012。北京話代詞“人”的前附綴化——兼及“人”的附綴化在其他方言中的平行表現。語言科學 4。377–386。Ge Bai, Danqing Liu, Fang Wang & Yanqun Yan. 2012. Beijinghua daici “ren” de qianfuzhuihua: Jian ji “ren” de fuzhuihua zai qita fangyan zhong de pingxing biaoxian. *Yuyan Kexue* 4. 377–386.

曹佳鴻。2024。《互動性語言的語法》介評。外語教學與研究 2。313–317。Jiahong Cao. 2024. *Hudongxing Yuyan de Yufa* jieping.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2. 313–317.

陳舒婷、林華勇。2025。粵語三水話附加問句末的“呀 [ia^{31}]”和“嗄 [ha$^{23/25}$]”——與廣州話、廉江話比較。中國語文通訊 104(1)。95–112。Shuting Chen & Huayong Lin. 2025. Yueyu Sanshuihua fujiawen jumo de [ia^{31}] he [ha$^{23/25}$]: Yu Guangzhouhua, Lianjianghua bijiao. *Zhongguo Yuwen Tongxun* 104(1). 95–112.

陳振宇、杜克華。2015。意外範疇：關於感嘆、疑問、否定之間的語用遷移的研究。當代修辭學 5。71–80。Zhenyu Chen & Kehua Du. 2015. Yiwai fanchou: Guanyu gantan, yiwen, fouding zhijian de yuyongqianyi de yanjiu. *Dangdai Xiucixue* 5. 71–80.

鄧思穎。2016。英語和漢語疑問尾句的句法分析。外語教學與研究 1。29–35, 159。Sze-Wing Tang. 2016. Yingyu he Hanyu yiwen weiju de jufa fenxi.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1. 29–35, 159.

高華、張惟。2009。漢語附加問句的互動功能研究。語言教學與研究 5。45–52。Hua Gao & Wei Zhang. 2009. Hanyu fujia wenju de hudong gongneng yanjiu.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5. 45–52.

賀陽。1994。北京話的語氣詞“哈”字。方言 1。60–63。Yang He. 1994. Beijinghua de yuqici “ha” zi. *Fangyan* 1. 60–63.

胡劼旻。2025。漢語信陽方言：特集補遺データ「受動表現」「アスペクト」「モダリティ」「ヴォイスとその周辺」「所有・存在表現」「他動性」「連用修飾複文」「情報構造と名詞述語文」「情報構造の諸要素」「否定、形容詞と連体修飾複文」。語学研究所論集（第 30 号）。Hu, Jiemin. 2025. Kango Shin’yō Hōgen: Tokushū Hoi Dēta “Judō Hyōgen” “Asupekuto” “Modariti” “Voisu to Sono Shūhen” “Shoyū, Sonzai Hyōgen” “Tadōsei” “Ren’yō Shūshoku Fukubun” “Jōhō Kōzō to Meishi Jutsugo Bun” “Jōhō Kōzō no Shoyōso”

"Hitei, Keiyōshi to Rentai Shūshoku Fukubun". *Gogaku Kenkyūjo Ronshū,* Dai 30 Gō. https://doi.org/10.15026/0002001467.

胡明揚。1981。北京話的語氣助詞和嘆詞（上）。中國語文 5。347–350。Mingyang Hu. 1981. Beijinghua de yuqici he tanci, shang. *Zhongguo Yuwen* 5. 347–350.

胡小娟。2024。贛語蓮花方言句末語氣詞"喊 [xã]"的多功能性。中國語文通訊 103(2)。169–184。Xiaojuan Hu. 2024. Ganyu Lianhua fangyan jumo yuqici [xã] de duogongnengxing. *Zhongguo Yuwen Tongxun* 103(2). 169–184.

黃笑赧。2024。柳州話的附加問句。中國語文通訊 103(1)。85–102。Xiaonan Huang. 2024. Liuzhouhua de fujia wenju. *Zhongguo Yuwen Tongxun* 103(1). 85–102.

蔣協眾、蔣遐。2024。湖南邵陽方言的嘆詞疑問句。方言 2。202–210。Xiezhong Jiang & Xia Jiang. 2024. Hunan Shaoyang fangyan de tanci yiwenju. *Fangyan* 2. 202–210.

李曉婷。2019。多模態互動與漢語多模態互動研究。語言教學與研究 4。45–59。Xiaoting Li. 2019. Duomotai hudong yu Hanyu duomotai hudong yanjiu.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4. 45–59.

劉丹青。2011。嘆詞的本質——代句詞。世界漢語教學 2。147–158。Danqing Liu. 2011. Tanci de benzhi: Daijuci. *Shijie Hanyu Jiaoxue* 2. 147–158.

劉丹青。2019。語法調查研究手冊（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Danqing Liu. 2019. *Yufa Diaocha Yanjiu Shouce*, di'er ban.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劉丹青。2025。從第三人稱複數代詞"夷拉"到附綴"拉"——江蘇吳江方言的個案及其類型學意義。方言 2。137–146。Danqing Liu. 2025. Cong disan rencheng fushu daici "yila" dao fuzhui "la": Jiangsu Wujiang fangyan de ge'an ji qi leixingxue yiyi. *Fangyan* 2. 137–146.

劉星、龔成龍。2023。從交互性看評價句中程度副詞與"的""了"的共現問題。世界漢語教學 4。492–504。Xing Liu & Chenglong Gong. 2023. Cong jiaohuxing kan pingjiaju zhong chengdu fuci yu "de" "le" de gongxian wenti. *Shijie Hanyu Jiaoxue* 4. 492–504.

麥耘。2015。廣州話中幾個同形的嘆詞和句末語助詞。方言語法論叢（第六輯）。109–120。Yun Mai. 2015. Guangzhouhua jige tongxing de tanci he jumo yuqici. *Fangyan Yufa Luncong*, diliu ji. 109–120.

邱斌。2017。江西安福話的語氣詞"嚯"和"噭"。方言 2。216–220。Bin Qiu. 2017. Jiangxi Anfuhua de yuqici [xo] he [xã]. *Fangyan* 2. 16–220.

邵敬敏。1990。"X 不 X"附加問研究。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86–90。Jingmin Shao. 1990. "X bu X" fujiawen yanjiu. *Xuzhou Shifan Xueyuan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4. 86–90.

沈家煊。1993。"語用否定"考察。中國語文 5。321–331。Jiaxuan Shen. 1993. "Yuyong fouding" kaocha. *Zhongguo Yuwen* 5. 321–331.

夏俐萍。2023。湘語益陽方言指稱標記"阿"的係詞功能。漢語學報 2。89–97。Liping Xia. 2023. Xiangyu Yiyang fangyan zhicheng biaoji "a" de xici gongneng. *Hanyu Xuebao* 2. 89–97.

閆亞平。2015。現代漢語附加問句的句法形式與語用功能。語文研究 3。44–50。Yaping Yan. 2015. Xiandai Hanyu fujia wenju de jufa xingshi yu yuyong gongneng. *Yuwen Yanjiu* 3. 44–50.

嚴豔群。2015。漢語否定詞弱化的跨方言考察。語言研究集刊（第十四輯）。281–296, 359–360。Yanqun Yan. 2015. Hanyu foudingci ruohua de kua fangyan kaocha. *Yuyan Yanjiu Jikan*, dishisi ji. 281–296, 359–360.

葉祖貴。2010。信陽地區方言語音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Zugui Ye. 2010. *Xinyang diqu fangyan yuyin yanjiu*. Xi'an: Shaanxi Shifa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葉祖貴。2016。河南息縣、淮濱方言的歸屬。方言 3。331–334。Zugui Ye. 2016. Henan Xixian, Huaibin fangyan de guishu. *Fangyan* 3. 331–334.

葉祖貴。2023。中原官話信蚌片的語音特徵及其來源。方言 4。480–489。Zugui Ye. 2023. Zhongyuan Guanhua Xinbengpian de yuyin tezheng jiqi laiyuan. *Fangyan* 4. 480–489.

張伯江。1997。疑問句功能瑣議。中國語文 2。104–110。Bojiang Zhang. 1997. Yiwenju gongneng suoyi. *Zhongguo Yuwen* 2. 104–110.

張凌、鄧思穎。2016。香港粵語句末助詞聲調與句調關係的初探。韻律研究（第一輯）。113–127。Ling Zhang & Sze-Wing Tang. 2016. Xianggang Yueyu jumo zhuci shengdiao yu judiao guanxi de chutan. *Yunlü Yanjiu*, diyi ji. 113–127.

趙元任。1979。漢語口語語法，呂叔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Yuen Ren Chao. 1979. *Hanyu Kouyu Yufa*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trans. by Shuxiang Lü.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編）。2012。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 版）：漢語方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Minzuxue yu Renleixue Yanjiusuo & Xianggang Chengshi Daxue Yuyan Zixun Kexue Yanjiu Zhongxin (eds.). 2012. *Zhongguo Yuyan Dituji*, di 2 ban: *Hanyu Fangyanju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周士宏。2020。東北方言的“嚎”與“嚎字句”——結構層次與認識立場。外國語 5。74–86。Shihong Zhou. 2020. Dongbei fangyan de "hao" yu "haoziju": Jiegou cengci yu renshi lichang. *Waiguoyu* 5. 74–86.

朱曉農。2004。親密與高調——對小稱調、女國音、美眉等語言現象的生物學解釋。當代語言學 3。193–222, 285。Xiaonong Zhu. 2004. Qinmi yu gaodiao: Dui Xiaochengdiao Nüguoyin Meimei deng yuyan xianxiang de shengwuxue jieshi. *Dangdai Yuyanxue* 3. 193–222, 285.

Dehé, Nicole & Bettina Braun. 2013. The prosody of question tags in English.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7(1). 129–156.

Kimps, Ditte. 2018. Tag questions in conversation: *A typology of their interactional and stance meanings*.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Raymond, Geoffrey & John Heritage. 2006. The epistemics of social relations: Owning grandchildren. *Language in Society* 35(5). 677–705.

Tang, Sze-Wing. 2020. Cartographic syntax of performative projections: Evidence from Canto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9(1). 1–30.

Van Riemsdijk, Henk (ed.). 1999. *Clitics in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Wiltschko, Martina. 2014. *The universal structure of categories: Towards a formal ty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ltschko, Martina. 2021. *The grammar of interactional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wicky, Arnold M. 1977. *On cli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s Club.

Meaning Types, Intonation Patterns and Interactional Hierarchy of Tag Questions in Xinyang Mandarin in Henan

Jiemin Hu and Yao Yue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tag questions in Xinyang Mandarin,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ir intonation patterns and interactional hierarchy. The meaning types of tag question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judgmental and attitudinal. According to whether subjectivity is involved, tags are further divided into neutral questions and subjective questions. Their intonation patterns are attached to sentence-final interjections or particles, fusing with the existing phonological system and tonal inventory; while the default contour is low, subjective questions adopt a high tone to strengthen interactivity. The tags function as independent sentence units and show a tendency toward grammaticalization into particles. Interjectional tags are undergoing a process of cliticization to develop into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al Spine Hypothesis, the interactive structure of tag ques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distinct layers: the anchor clause belongs to the Propositional layer, while the tag clause lies at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Ground layer to the Response layer. The sentence-final intonation pattern is located within the Response layer.

Keywords

Xinyang mandarin, tag question, intonational pattern, cliticization, Interactional Spine Hypothesis

通訊地址：廈門 思明區 廈門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
電郵地址：hujieminwh@gmail.com（胡劼旻）
yueyao82@163.com（樂耀）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8月5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6年3月25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4月7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4月23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7月31日